

# 鳥樹小集

著 以 靳



行發社版出民國 · 書叢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027B

文藝叢書  
鳥樹集  
著以斬

民國出版社印行

~~1630227~~

# 目錄

鳥和樹	一
被砍伐了的樹	三
合唱	七
兔	一一
螢	一四
短 簡(一)	一六
短 簡(二)	二〇
短 簡(三)	二三
憶上海	二五
憶北平	二九
憶廣州	三一
憶哈爾濱	三四
獨山站	三七
母親的安息	四五
悼蕭紅和滿紅	五八
孫寒冰先生	六四

## 鳥和樹

鳥的王國該是美麗的，不然怎麼會引起那個老雅典人的憧憬呢？（這是希臘的喜劇家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劇作「鳥」中暗示給我們的）佛郎士又說到企鵝的國度，但是在真實的世界上一個角落裏，有這樣的國家呢？治理各國家的雖然也用兩隻腳支持他們的體重，可是他們既不能飛，又不能唱；但是他們是萬能的人類中的萬能者，承受萬人的膜拜和愛戴，役使萬人，也使萬人成爲孤寡。

使人類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悅的，該不是人類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鳥聲就把我從煩苦的夢境中抓回來了，我張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兩隻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鳴囀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樹，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葉幌動的，該是那跳躍的，飛翔的大小的快樂的鳥吧？如果我有雙羽翼，也該從窗口飛上枝頭了。可惜我那啞啞低沉的音調，即使是一隻鳥，也只好做一隻不會歌唱的含羞的鳥。

是什麼樣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曲折婉轉？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短促那麼急，更是什麼樣的叫得像貓，又像一隻哀怨的洞簫？還有那快樂的，細碎的，忘却人間一切苦痛的，在爲那不同的鳴叫擊着輕鬆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聲音高鳴低鳴的衆鳥呵，都不過想使這個世界更豐富些而已。

可是當我站到樹的下面，以虔誠的心想來靜聆它們的嗚叫，我的身影就使它們驚逃飛散了。這却使我看到它們華麗的羽毛，翠綠的，血紅的，在藍天的海上漂着，我極自然地心裏說：「山野間怎麼能有這樣好看的鳥！」——隨即領悟到鳥對於人類的厭惡不是無端的了。

是的，人類慣於把一些樊籠和枷鎖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頸項上，只是爲了自己的貪欲，所以鳥該是不愛人類的，可是它却愛樹，那沉默的大樹伸出枝葉去，障住了陽光，也遮住風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暫的休憩。它站在山邊，站在水傍，給遠行人留下最後的深刻的影子；招致倉皇的歸鳥用殘餘的力量，迅速飛向枝頭，它就是那麼挺然地站着，它那臃笨的身軀抵住風雨的搖撼，小小的鳥呵，在它的枝幹間自在地跳躍，那也該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如果我是一株樹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壯的樹，把我的實際補入雲端，把我的枝幹伸向遼遠。我要看得遠，當着太陽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來迎接四面八方的失巢的小鳥，要它們全都棲息在我的枝幹間，要它們全能從我的身上得着一份溫暖，用我的汗液做爲它們的養料，我還爲它們抵擋風雨的侵蝕，我想那時候它們該真心愛我了，因爲我已經不是那個囿於使它們厭惡的人類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貪鄙，爲了小鳥的幸福我情願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

## 被砍伐了的樹

如果再有一隻想吞食它的恩人的中山狼，隨同那個行善得惡報的愚笨的東郭先生，也以那顆大樹做為他們的公正人，那段已經躺在地上的一大樹幹，必定把全身的苦痛，全心的悲哀都迸發出來；「喫掉他，喫掉他，人是最負情的動物！」

我同樣地担负這一份斥責，我既不能有所辯，又不能無動於中，我只默默地在那炎陽下看着它躺在路邊的沙土上，失去了深入泥土的根，也不再有了那蒼綠的蔽天的枝葉，只是那段擁腫的樹幹，幾個人都抱不過來的樹幹，不是在天地間直立，而是躺在沙土的上頭；在兩端凝積着淚水一般的汁液。它已經被人類斷斷了生機，可是在它的身上，還有嫩綠細小的枝葉鑽出來，遠來的小鳥，還是在它的身上快活地跳躍着，感到那應有的恬適。我也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許久，許久都不想移動我的脚步，一任熾熱的路燙着我的脚，陽光像火一樣地從頭頂炙下來。……

記得兩月前（那還是春天），正是地土從寒冷中蘇醒過來，各物都孕育着無比的生機的時節，我也同樣佇立在那裏，我的心隨着它的尖頂而參天，隨着它的枝葉而向四周伸展，也隨着它那看不見的根鑽向土地的懷中，那是一棵多麼高大，多麼美麗的樹啊！它巍然地立在曠野之中，既不受人的澆灌扶持，也從不會為人類增添一點點的災害，它無意地站在那里，遠遠地向四方招引，使遠行

人得順着它的指示走過來，坐在它的蔭下，承受那一份沁人的涼爽，抹下額上的汗，休憩疲勞了的身心，於是人們得着那份開豫來觀看了，高高仰起頭來觀看，——那還是一棵連理樹呢，兩支大的像兩隻鐵的手臂擎向天空，托住了那雲蓋一般的枝葉，看那上面，蹣跚着的，鳴囀着的，有多少小的鳥啊，它是衆鳥的依托，那些鳥啊，就成爲它美麗豐富的點綴了！鳥大約是從天間得着那些靈感，再唱出來，使休憩着的人覺得那麼熟識，就忘記遠離的鄉井，忘記心中的所戀，天下到處還不都是一般麼。

風來了，羣鳥驚慌地叫叫着，它的尖梢也微微幌動和風接語了！

「呵！你是想加害那些無辜的小生物麼？……呵！你是想使它們巢破羽折麼？……還是停了你的邪念吧，……在我的翼護之下，一切都不能蒙受些微損傷的，……去吧，滾回低窪的洞穴去吧！……」

雨又來了，人們張皇地用手掌遮住頭，用身軀擋住簡單的行囊，它又大聲地說了！

「你想損傷那些在旅途中的人麼？……你想執行你的懲罰麼？……你是說那些惡的應該被懲罰麼？……可是善的你並沒有使他們受福，你還有什麼權利來懲罰惡的？……而且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無分善惡都走過一節迢長的路，……如今他們疲乏了，……應該得到休憩，……你不能弄溼他們……好，如果我說不動你，我就承受你的懲罰吧，……可是你忘記了我是一棵大樹呵，……你是不能損害我的……風也對我無用，……我無所喜，我無所懼，爲了他人的幸福，我情願擔當一切苦難……而你，可憐的小丑，你忘記了我的力量了……幾百年前你若不能損害我……如今凡是災



難早已遠離我而去了！……」

風雨果真就停了，是意識到自己的無力呢？還是認識了那大樹的挺拔廣薄？它並沒有受到損害，枝葉反更顯得青綠了，鳥又愉快地唱着，雨後的空中，浮蕩着清新的香氣，遠行人站起來，拍拍土，又肩起行囊往前行去了，在一切的感覺上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步一回頭，望着那棵大樹漸漸地在他的眼睛裏小下去，「唉，不知做年何日才會再和它相見呵！」

可是不知幾千萬次了，它和這些陌生的遠行人相聚相別；幾百年間，它兀自不動地站在那裏。它置身於繁廓的時野中，毫無所求，又無所爭，它也應該不必蒙受人類的災害。

它高高地站在那裏，觀看人類，它看過他們的父親，祖父，曾祖——再追溯到去的祖先，它看過他們是在泥土上爬着的嬰孩，漸漸地長成了人，於是就在人羣的社會中活動起來了，把貪婪和自私發展到極度，把那點善良的赤子之心全部蒙蔽了，爲利祿爲虛名把一身的筋骨都使僵硬了，贏得滿頭的白髮，僵硬的背，和一雙發藍的眼睛。終於，雖然是極不情願也不得不爬進坟墓中去，當他們是孩子的時節，嬉戲在它的身傍，它用綠蔭來遮住他，不受陽光的殘害；當他們又躺到土地的懷抱中，它用細語爲他們唱着眠歌，時時看着，不使他們的骨骸受到獸物的嚙咬。但是最使他傷心的，是當它看到，每個人的正直和熱情，只是剎那即失的善性，漸漸地就沒有那顆入心，重複着自己父親和祖父的錯誤和罪惡，而且一點也不覺得羞恥，還有一點可恥的沾沾自喜的心情，覺得人該是這樣生活的，該是這樣貪鄙地生活的。他們的雄心，只是用在個人的利私上；可是一生的勞碌經營，不過使他更快地走進老年。於是有一天，他也許又得着那份賤俗，扶着拐杖，走到這大樹的根

下，坐在那裏，使他又想起了從前他曾經在這下面過的，人是有生有死的，只是這大樹是不可撼地挺立在宇宙之中。

是的，它看過了不少的人的生死，世事的興與衰，它却從來不笑人類的愚蠢茫昧，每當他們來到它的近傍它總是那麼溫柔地給他們一份愛撫。想不到有一天，這愚蠢的傢伙們，竟會用斧斤來砍伐它了！當我看到的時候，它就是要倒下去了，那丁丁的聲音使我的眼睛溼潤了，那不是悲傷，那彷彿是爲了疼痛而流出來的淚呵！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難道只是爲了那些愚蠢的人們它必得喪失它的生機麼？唉，唉，可憐的人類呵，你忘記了生命是無所不在的了，你不看它的軀幹又長出細小的枝葉來麼？小鳥還以它爲依托的。它是不斷地生長着的，總有那一天，它還會成長蔽天的大樹，可是你呵，早化成了灰泥在土地中腐爛了。

## 合 唱

我會努力提着我咕噥的聲音，想與你那在藍天上劃行般的高音相合，——不，讓你那嘹亮清明的歌音在我那低沉的聲音上高高地浮着。我看着你的臉，永遠掛着微笑的臉，還有你那自如地蠕動着的嘴，生怕我會被你的聲音丟下，便從此沉濁地，寂寞地被遺落在地上。我並沒有失敗，因為我的全心全神都在注視着你，我那一身的力氣都運用到我的喉間，我是那麼小心謹慎從事的。

你戛然停止了。我也趕急收住我的聲音。我不再看你了，我只呆了般地望着窗外的遠山，和山頂上不成行列的杉樹，和掛在樹林間的白雲。一切都是寧靜，一切都是安謐，不知在那裏的流泉在山石中琮琤地碎響，小鳥在林間跳躍着，觸着了雨後附着的水珠，紛紛地落在綠徑上，微微在樹的梢頂輕輕地低語着，在無言的天地中，我自己才感受到和諧和恬適，我才感到我自己已是這世界中自然生長的一艸一木，我不是這世界的累贅，世界也不再使我苦惱，我生來是只做這個世界小小的點綴的。

「你喫力麼！」

你抬着那孩子般的臉向着我。我看見你的眼潤濕了，那是為情感激出的眼淚。

「不，」我搖着頭，用手抹去眼中為用力而蘊着的淚水，和掛在額上的汗珠，「我不怕用力的

，可是我的聲音却這麼低。」

「不，只要相合，低也不算什麼。」

「謝謝你，——」在我的臉上掛着苦作後的微笑，下半句我該說：「你不知道我怎麼用力來的！」可是我沒有說。

我想沉默該是最好的，人的語言恰足以擾亂這天地間的寧靜，——天不是沉默的麼，地不也是沉默的麼！爲什麼生存在這中間的人擾攘不休呢？凡是有音的必該合乎自然的節奏，才能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呵呀，漂走了！——」

我忽然叫出了口。當我知道我的聲音擾亂了這一切甯靜，想來止住，却什麼都來不及了。於是你又揚着你那小小的圓臉，微微皺着眉，輕輕地詢問着。

「什麼！」

「我說是掛在樹枝間的那朵白雲。——」

「呵，我也看着的，——」

「它沒有墜下來，是向着雲天的藍海漂去了！」

「那不好麼？凡是能夠脫去羈絆的都願他們重得自由，天和地都是自由的，它們既不相近，又不相遠，它們守着那偉大的默契；爲什麼萬物不在一個默契之中自由地走着它的路呢，何必有所附着，又何必有所依戀，只要在一個韻律之中，人人都可以張開他的嘴去歌唱。」

「那麼，這宇宙不是全被這嘈音充滿了麼！」

「不，不，那是一個大合唱，像我和你這樣調協一樣，那是人類的聲音，應該充滿天地的，天地都應該在這萬萬人的合唱之下顫抖的，——」

「那不是違反了自然？」

「我們要創造自然，最合乎人類的自然，天地也應該在我們的面前俯首。——」

「我們有這樣的力量麼？」

「人的力量是大的，不是個人，是衆人的，你要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於是當你歌唱的時候，你的聲音就不會抖顫了。我們再唱一次好麼！」

「爲什麼呢！」

「也許我不久要到遠處去了，在我離開你之前，讓你熟習這歌調，那麼當你一個人的時候，你也會唱了。」

我聽從你。我們就又唱了。我不再望着你那發音的嘴，我望定了遠天，——天依然是藍的，飄着的雲朵却燒成紅的了，而向西的太陽，正把柔和的晚暉，灑向山崗和林叢，那光是那麼輝煌又那麼寂寞。我好像看見我的歌音已到達那邊了，因爲我望到它們應和般的婆婆，撥開了那寂寞的境界，風又吹向萬山的孔穴，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大合唱。

萬物齊鳴了，那嗡嗡泱泱的偉大的合音填塞在天地的中間，將要降落的黑夜爲它支住了，即逝的光明又爲它牽住，那光輝映着宇宙的一切，凡是嘈雜的都噤住了，凡是沉默的，都張開他的嘴，

順着這大流人們齊聲歌唱，這是光明的賡續，這是人類的力量的顯現。

啊，發光的原來已經不是太陽。我看見了，那是遍山遍野的野火。它燒得大，燒得高，點亮了一天，也照亮了流着的河水，——河水也炫耀般地在流過石灘的時節高聲地唱着。黑夜不是沒有降落下來，却爲火照退了，不知縮到什麼地方去。

而那大合唱一直響着，響着……

## 兔

要怎樣來解釋我那有一點不大合時宜的心情呢？一個人曾經關心一隻在大風雪中的貓，却要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年青的生命，不怪那個老年人惋惜地說他是一個呆子，因為他看重了一個小生物，却忽略了自己；還有一些人，漂浮在海上的，時時刻刻不是要被人殺害就要殺害別人的，却在甲板的空隙處養了一隻羊，把他們的慈愛的情感全寄付在那一隻無知的生物上，而無睹他們親愛的伙伴的死亡，或是把火力集中在對面的敵艦上拚個你死我活。是的，在血腥和殺戮中間，總還潛存着那一點點的愛，只是這一點點稀有的情感，纔使人類不致於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那麼當我告訴你，說是在這苦難的時代中，在我的辛勞的生活裏，有了兩隻白兔，你們也就不會顯出過分的詫異了吧？

你想我是用怎樣愉快的心情接過來那兩隻紅眼睛的長毛兔呢？那是一大一小兩團潔白的絨，在我的懷中蠕動着，在地上滾着，立時就把我那塵落的住室填滿了。當我靜止着，它們忘記了我的存在的時候，就任性迅急地跑着；我若是站起來，或是走近它們，它們立刻就畏葸地傍依着，縮成一團。有人就耽心着它們並不是一對好伴侶，因為是一大一小；可是漸漸它們和我熟了，我也就看清了它們那無間的生活，不，我應該說是它們親愛的日子，它們真是生活得好，唯其因為它們大小不

同，那個大的纔更能體貼那個小的，那個小的也就安適地承受那份溫存，有時還顯出一點嬌氣的頑皮。當那個大的那麼好心地一口一口舐着那個小的毛皮，它先是睜虛着眼睛感到十分適意的樣子，突然轉過嘴來在大的身上咬了一口，就迅速地跳躍，那個大的就不放鬆地追在後面，看看逃不出去了，就又蹣縮成一團，等待那個大的懲罰；可是它追上它了，不過又是那麼好心地一口一口地舐着，它就那麼寬恕它了。每到晚間，在那個小竹筐裏，纔看到至愛的鬮影，——它們緊緊地偎倚在一角，看不出哪個的頭和哪個的身子，像溶在一起似的，想來它們那小小的心和小小的靈魂，真的是溶漾在一處了吧？我總是不驚醒它們的，輕輕地爲它們蓋上，怕打散了它們甜蜜的夢，於是我自己才安心地睡到床上去。

日間。我總是把它們放到屋前那方雜蕪的草地上，它們原是從田野來的，我要它們再回到田野的懷抱中去。看到它們那份快活的樣子，自己也像是受了感染，彷彿也很快活了，可是到了下雨的時候，就使我萬分張惶了，我追到一隻，還得去追另外一隻，爲了不使它們被雨淋濕，我自己倒弄得水濺濺的了，到了房裏，我還會輕輕地在它們的身上拍漬，像責罰一個不聽話的孩子，我記得我真還說着什麼，就像它們能聽得懂似的。——想起一個人，對着無知的生物也要說話，他該不是愚蠢至極，就是寂寞至極了！

有一天，那隻小的會那麼巧妙地檢了樹陰下那片平軟的草地上，懶懶地伸直了身子，在那裏。不，它沒有睡，它那紅寶石般的眼睛還睜着呢！我走近去，它並沒有驚得滾起來，當我把手伸過去的時候，它還是一動不動。我觸了它三四下，我纔知道它失去動的能力了。我的心突地一沉，——



這個小小的生物的死亡固然也引起我一點哀傷，多半我還是想到它那個被丟下的伴侶。我在一叢虎耳草中找到它，我提著它的長耳朵，直到它死去的伴侶的面前我纔放下它，它湊過去，在它的身上嗅了嗅，過後就在它的身傍嗅起草來了。這引起了我的厭惡，我想不到它是這樣無情的，我就丟下它們獨自回來了。還是一個好心的僕人埋葬了那隻死的，把那隻活的爲我提進來。此後它不是靜靜地躲在床下就是縮在牆角，我知道它也寂寞了，可是我，我也很寂寞。

## 螢

鬱悶的無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濃了，炎熱也愈難耐了；千千萬萬的火螢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像亮在泡沫的尖頂上的一點雪白的水花，也像是照映在海面上羣星的身影。我仰起頭來，天上果真就嵌滿了星星，都在閃着，星是天間的螢的身影呢，還是螢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們都發着光，雖然很微細，却也爲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該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經看見過一尾赤練蛇橫在路的中央麼？它不一定要等待人們去侵犯它纔張口來咬的，它就是等在那裏，遇到什麼生物也不放過，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纔得生存的。

可是螢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爲人照亮了路邊的深坑，也爲人照出偃臥的毒蛇，使過路人知所趨避。羣星在天上，也用憂愁而關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發光的，就更把眼睜大了，（因爲疲倦，所以不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聲喊出來，告訴人們：「在地上，夜是精靈的世界，回到你們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陽出來了再繼續你們的行程。」可是它沒有聲音，因爲風靜止着，森林也只得守着它們的沉默。田間的水流，也因爲乾旱，停止它們的潺潺了。在地上，在黯黑的夜裏，只有蛙發着噪啞的鳴叫，那是使人覺得鬱熱更其難耐，黑夜更其無邊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叫着，怕也因爲沒有獵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許意識到螢火對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頭來，想用

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兩只；可是可愛的螢火，早自飛到高處去了。向上看，那毒蛇纔又看到天上閃爍着那麼多發光的眼睛，一切光，原來都是使人類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頹然又垂下頭，扭着那斑斕的身軀，不情願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萬的螢火蟲，却一直愉快地飄着，向上飛在高空，它的光顯得細弱了，它還是落到地上來。落在樹枝上，使人們看到肥大的綠葉間還有一叢叢的花朵，那香氣該是它們發散出來的吧？落在路邊的草上，映出那細瘦的葉尖，和那上面棲息着的一隻小甲蟲；落在老人的鬍鬚上，孩子便會稚氣地叫着：「看，鬍子像烟斗似地燒起來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驕傲的孩子的髮際，她就會得意地說：「看我的頭上簪了星星！」

它們就是這樣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當着太陽的光重復來到大地，它們就和天際的星星互道着辛苦隱下去了，等待黯夜復來的時候再爲人類獻出它們微弱的光輝。

## 短 簡 (一)

你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現，把我呆住了，我想我應該擁抱你的，可是那時候我連一句話都沒有能好好地說出來，我顯得木訥，可是我並不慌張，那正是大清早，我還以為夜仍在廣續着，一切我所覺到的不過是幻象，我不能想到，誰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土地的盡頭相遇？於是我睜大了眼睛望着你，你那秀美的大眼睛，你那豐腴的面容，都還是依樣，所以當你問着我：「先生，你看我有什麼改變了麼？」我就堅定地回答着：「沒有改，沒有改，還和從前一樣。」

我們誰都不會改的，永遠也不會改的，我們既有自信，也能使別人相信，迢迢的路途邁過去了，串珠的日子溜轉去了，我們不還都是像分別時候一樣？可憐的另是一些人們，跨到可哀又可憫（還有一點可笑）的路上，我聽到你告訴我：「在××市街上看到××，帶着就要做母親的徵象，說是已經結婚了，自身就像遭受到什麼侮辱似的，我一直把她看成一個非凡的孩子，她的聰慧只使我景仰，即使不能跨着大步走在堅實的路上，也該跳到半空裏，做一個雲霧中絕頂智睿的仙子，我再也不想不到她還是選了那平凡又平凡的路，把自己交付給庸碌的生活，把有用的生命在無用中磨損，難說這不是我們人類的失敗，還該是什麼呢？但是我聽到××很快的便和一個不足道的男人結婚了，走了，我一點氣憤也沒有。因為我早就想到她只能走這一條路，正如同我對××的斷定一樣，在我的

記憶中他永遠是一個浮躁不實多疑的青年。

可是你所最關切生怕會受了別人欺侮的××，如今却陷在寂寞無歡的生活中，在她的來信中間到你不想她？而且還告訴着常常在夢裏看見你的；末了她要求若是對你沒有什麼妨礙，要和你恢復通信了，不要你說，我知道，她是一個好孩子，只是過於柔弱些，她也是一隻有雙羽翼想飛的鳥，可是她却那麼無力，三程五程之後，就疲憊地墜地了，自有那友情的軟網托住她，使她不受受到一點損害，在她得到短暫的休息之後，如今那些大就要東西分散了，把那面懸空的網輕輕地落在地上，於是她纔感覺到地面上還存在着小石和沙礫，使她失去那份安適的生活。於是她想起了她的家了，在遙遠的松花江邊，當她和我說起的時候，我也想起來了，因為那個城對我也熟稔的，因為這想念有不可及的障隔，於是只得坐下來，凝望着遠處，也在靜聆着「櫻桃園」的故事，那不可見的伐木的斧斤的丁丁，正像落在她那顆善良而寂寞的心上，於是那顆心就不得不有一點搖動了，使她把眼光收回來落在她身傍那個誠摯而個性和她極不相同的人的身上，我記得你曾低低地說：「那不好，連我也不情願的。」

說起來誰會是情願的？每個人都在不情願地飲啜着自己釀造的苦酒，看着遠方的和近傍的人們一個個陷入生活的深淵中，自己也還會有無意間把脚步踏下去，時間實在是可怕的東西，看多少蓬勃的意氣消沉了，看多少強悍的靈魂軟伏了，我真感到悲哀，可是我的眼睛裏沒有淚水，淚是不可輕彈的，但是我每看到一代人重複着一代人的錯誤，我就感到激憤，我却相信你們，如同相信我自己一樣，我們不會走到這條無望的路上。

我在這邊沿的省分上，曾經和你走在一條傍山依水的路上，那是我獨自慢步或是和另外一些孩子們走着的路，我再也想不到有這一天我竟會和你走着，我不嘆息世情的變幻，也不說人事的無常，我只有有一點希奇的感覺——真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條路上同行，於是你說着：

「他們一定羨慕我能和先生走這一條路的？」

「如果他們來了，我一定也對他們這樣好——」

「我知道先生會這樣。」

能够了解這一點，在友朋中也就算頗難得的了，歲月的磨折，苦難的捶鍊，人們都各自跳進自己的小天地中，抱着一份自滿自足的心躲起來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哪裏還有捨身救人的勇敢的孩子？只有那勇敢的聰明人，時時要露齒相向，守住自己的窠穴，於是人就感覺到孤獨了，我雖然不願意重復那個剛愎醫生的最孤獨的是最有力的話，我却相信孤獨也並不能使人倒下，而且我還深信我是不孤獨的，你們和我站在一起，更有許多良善的孩子們和我站在一起，我們情願做點綴原野的不知名的醜陋的小黃花，却不願盤居在地穴中，依了他人的血肉，得到自己的大富大貴。

我們只是走着最艱辛的路，過着最困苦的生活，而我們有着最快樂的心，你看，你來了，我領着你的手走着，仍然像你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那樣，我隨時問你：「冷了麼？餓了麼？」有時還像有一點責備似的和你說：「不要太拗了，想着一個人在外邊，比不得家裏，小事不必使性子，可是——」我頓了一下又接着說：「和我使性子不要緊。」於是你的眼睛就全漲滿眼淚了，我知道你們，你們不會對我使性子的，我記得另外一個孩子的話，當我說：「你不高興的時候就到這兒來吧！」

「他的回答却是『不願意把不快活的臉給先生看的。』唉！唉！可是快活的時候有多少呢？只有在一節苦惱的等待之後，看到我來了，便急急地從房裏或是林子裏跳出來的時候，張開兩隻空了的手，也許我會留下一包花生，或是一束龍眼，微笑着像是和我說：『先生你看，我什麼都光了！』」

到了一無所有的時候，便到我的身邊來吧！我不是一個富人，所以我不吝嗇；我不是一個官人，所以我沒有那張多變的臉。我只是願意把能給你們的都供獻出來，能放到我的肩上的由我担起，如今你也來到這個僻遠的地方，山水都對你而生，話語都對你隔圍，讓我好好地來待你吧！像待我自己的親人，不要只是嗯噠地應着，有什麼話就說出來吧，我情願把一切苦辛壓在我的身上，讓我們生活得快樂，生活得好，我想你相信我的，是不是？

## 短 簡 (二)

這許多天，不安在我的胸中衝擊着，可是幾次我提起筆來却寫不出一個字，我坐下去，又站起來，任那張潔白的信紙寂寞地舖在那里。我想即使我在你的當面，我也一句話說不出的，——你也不會說什麼，這是你的個性，我知道的。

就是對於遠在千萬里之外的我，你還是守着你的緘默，告訴我一點端倪的，也還不是你，不過，你該知道，一切都是我們早已猜到了的，也說過的，只是想不到他走了這麼一條下流的路。在你，好像很早就有了預感，已經把這些事看淡了，就準備着怎麼樣也好的；可是這怕也不是你所想得到而能忍耐的，我想當你聽到他這樣來了，也着實喫了一驚吧！

唉，誰想得到他會這樣呢？他的浮躁我們可以解成向上的朝氣，他的誇大我們可以解成天真，他的狹窄我們可以解成強強的個性，他的自作多情我們可以解成他的才子的氣質，……而且這一切也都有所本，那是因為他過多地崇拜那個既熱情又冷峻，先狂放而後表面持謹的德國大詩人；可惜的只是他沒有學得一分長處，却把他的不好的習性全部承受過來了，可是這算什麼呢，這只是重複着他的祖先的錯誤，還沾沾自得，該是使那個盲詩人不得不惋惜，因為這實在是在使人們懷疑人類是在進步着的這一回事。



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來和你說明的，據說他還沒有回來的時節便已和你說明了，我不知道他怎麼寫的，他那自詡爲極美極全是詩意的文句。不知怎麼能把這一件事來述說明白，聽說你是準備好了的，一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就離開，自己投向外面的天地中。——只是這件事，我想朋友們沒有不爲歡欣快的。現在我知道你已經獨居到河的那一面去了，想着他必是得意歸來，帶着他那個用錢換來的女人。苦的却是××，她好像苦喪着臉遠遠地來向我訴說：「我就要離開學校了，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的住處太窄小，我不能再去給她增添麻煩；原來的地方我不能去，我也不願意去。想不到如今我也成爲一個沒有家可去的孩子了，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的，而今一想起來便忍不住要哭了……」

對於你，能離開那個樊籠，又飛回自由的境界中，當然是好的，這幾年來你的生活也算够受的了。當初他用浮泛的愛情來籠罩你，他待你很好，却又希望你能如他的意長成，所以他強迫你喜歡他所喜歡的，還要你丟開自己所喜歡的，我真不明白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你甘心俯首做他的俘虜，——於是在你們理想的王國中，只有他一個人在跳梁。他自有一份蠻強，否認一切的存在，只有他自己是他的無盡的讚賞的泉源。也許你們那算是過着一段詩的生活，但是那詩的品格既不高，你又像一個啓蒙的孩子被提着耳朵強制讀那像是高奧而極其平庸的詩篇，其中的苦樂，今日你當然能一一回味了。但是當時你們的生活，能得到一份和諧，就是做爲朋友的我們，也都爲你歡喜，一切既然都在想不到中實現了，彷彿還美好，在這想不到之中，朋友們也只能爲你衷心祝福，是的，我們情願我們的觀察錯誤，見解偏頗，只要你能得到好生活，朋友們就沒有理由不爲你歡愉，只是覺得他

處處都要勝過你，把自己造成你的大神，你只聽從他的吩咐，這一點我們還都不能甘心的。

漸漸地你就被擠到生活的狹窄的角落上了，說不盡的情愛已經枯竭，理想的日子也不得不停頓；於是整日你就被瑣碎的家事纏住了，油鹽柴米生兒育女這一些事件就忙得你手脚都沒有安放處，你當然不再有那份餘裕用手來描出你心中的語言了，甚至於連悵望着藍天的一口長嘆也被孩子的哭叫打斷，你就整日地不知爲什麼忙碌着。一些人看到你們的生活很安靜，更近的朋友看出來你那說也說不出的苦，但是衷心默祝着的，仍是你們一直和諧下去的生活。

看到你們從來不爭吵的日子，真是又喜又懼的，喜的是這表面的沉靜使得你減少許多麻煩，懼的是怕你們的生活到了漠不相關的地步，那麼所謂生活的意義就要全都失去了。

果然，今天你失去了，——但是失去的只是那束縛你幾年不變的情感，你應該感到初春脫下冬衣的那份爽快，廣闊的天地重復在你的面前展開，深摯的友誼又在向你召喚，我想你從前所走的路，多少人都這樣經過了這一次的磨難，該更知道從前的生活的可珍吧？爲了大路又在你的面前伸展開去了，只要能堅定地舉起腳來，里程就會在你的足下滾過去。我知道你不會猶豫的，更不會悲傷，我希望你也把多數人的苦難肩起一份來，在這不平的路上勇敢地向前。

是的，這纔是生活，快樂與悲傷和萬人相共，不再囿於個人的狹隘的情感之中，也不再被蒙住了眼睛。看得遠，看得大，生命纔真的有意義。丟開那些華而不實的詩章，丟開那無謂的日子，揉合着血淚寫出在苦痛中類人的偉大的史詩來！

我寫得這麼枯窘，這麼空洞，因爲我一直還是在激動着，我想你會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正和那些極關心你的朋友是一樣的，我想你相信的。

## 短 簡 (三)

弟弟：明天就是母親的生日，不久母親的死忌也要來了，一到這些日子，我總是悽悽惶惶，無緒地不知怎麼是好。我像等待什麼，又怕着什麼，我不安地在室中徘徊。寒風從板壁的縫隙中鑽進來使我戰抖，我的心也在抖着，當我往返地走着的時節，我的眼睛不時地落到懸在壁上的母親的遺容上，她總是那麼安詳地用着慈愛的眼睛望着我們。

是的，我的倔強使我只在母親或是真理的面前低首。我厭惡諂媚的笑，我厭惡那類人的卑鄙的心，一切世俗的是非不能增減我絲毫，我總是直挺挺地站着，走到任何地方我都是如此的，只有當母親在世的時候，我在她的面前却順從得像一隻貓。我不反駁，不說任何入世的是非：爲了使她忘記自己的老年，我裝成一個把頭納在媽媽的懷抱裏不知事的孩子，爲了使她忘記病痛，我每次要她笑着，而我，我是用了多麼大的力量去忍住心中的怨憤裝出由衷的笑臉呵！可是她，她教給我沉默，我常時看見她倚在門傍用兩手插在衣袋裏無言地凝望着天空，——天空一無所有，也許在她的心上那上面寫滿了生活的苦辛。苦是不必說的，我記得，她只是不停地工作，我也從她那裏偷取了幾點精神，我總是埋頭苦作，我冷眼觀看喧囂的人羣，翻筋斗的，打滾的，在地上爬的，在天空裏飛的……使他們每個人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同的影像，我忍住我那不說話的嘴，却使他們從我的筆尖

流到紙上，使他們自己看到的時候也覺得厭惡，可憐。那副嘴臉，唉，真是變成可以穿褲子的嘴臉了！

就是在這樣蠢蠢的人世中，我活過了三十多個寒暑，自從母親去世，我就彷彿走入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我像一根大木，在泛濫的河流中沖下去，水渦使我旋轉，礁石磕碰着我的身軀，唉，我流淌了不多遠，就已經遍體鱗傷了。難說我是一個不愛人的人麼？難說我是一個只想在人生中取得些什麼的人麼，你知道我，我也知道我，媽媽也知道我，可是我遭受了不該有的傷害，誣蔑，有時候我悲傷地哭了，我不是因為懦弱而流淚，我是為那可憐的人類傷心，他們愚昧地臣寧撤但，不自主地把腳邁向那惡的路上去，沒有正義，沒有溫暖，沒有一顆人類應該有的心。我張開兩臂原來是想熱情地擁抱他們的，想不到却受了他們無知的暗算，我並不傷慟一片的剝傷，我為人類撒着悲痛的眼淚。

可是，我並不灰心，我還用我那愛人的心來擁抱全世界，我一直站立着，我不會彎倒，我只能折斷。——這也是母親的教訓，我記得，我也這樣做了。

弟弟，記清楚，不要感謝我，去感謝母親吧！凡是我告訴你的話，都是母親告訴我的；那時你或是幼小，或是遠在他鄉。感染着這不屈的，愛人的，沉靜的心情，該不忘記我們的母親，而且她原是無時無處不用她那安詳的眼睛慈祥地在望着我們呢！

## 憶 上海

我對着這個跳動的菜油燈芯已經呆住了許久，我想對於我曾經先後住過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體的思念和憶戀來；可是我失敗了。時間輕輕地流過去，筆尖的墨乾了，又濡，濡了又乾，眼前的一張紙仍然保持它的潔白，不曾留下一絲痕跡。我寫，勉強地把筆尖劃着紙面；可是要我寫些什麼呢？

首先，我就清楚地知道，上海距我所往的地方有幾千里的路程，從前只要四天或是五天的時候，就可以順流而下的，如今我若是起了一個念頭，那麼我就要應用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化費周游世界的時日，纔能達到我的目的。但是這樣艱苦的旅程完成之後，對我將一無樂趣，彷彿投火的飛蛾一般，忍受烈焰的焚燒。否則我只得像一個失去了感覺的動物一樣，蟄伏着，幾乎和死去一般。但是一切是我所企求的麼？每個人都可以代我回答出來的。

然而要我在這個小市鎮裏，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先往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數回一百年或是二百年，去遙念那個和世界上任何大都市全不顯得遜色的上海，我們往日的記憶都無憑依了。我先讓你們知道我們穿的是土布衫，行路是用自己的兩條腿或是把自己一身的分量都加在兩個人肩上的「滑杆」，我們看不見火車，速汽車也不大看見，（這時常使我想有一天我們再回到那個

繁華的大城裏，是不是也同一切鄉下人一樣望到汽車就顯得不知所措（沒有平坦的路，却有無數的老鼠橫行，（這些老鼠都能咬嬰孩的鼻子！）沒有百貨店，只有逢三六九的場，賣的也無非是雞，鴨，老布，陶器，炒米，麥芽糖……）

我們過的是簡單而樸實的日子，我的心是較自由，較快樂的；可是我總有一份不安的情緒。彷彿我時時都在準備着，一直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提了行囊上路。許多人都是如此，許多人也是這樣堅信着。從前我們信賴別人，我們不能加以決定的論斷，現在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才可以這樣說。我都不敢多想，因為怕那過於興奮的情感使我中夜不眠。

什麼使我這樣戀戀着上海呢？那個嘈雜的城不是在我只住了兩三天就引起我的厭煩而加以詛咒麼？初去的時節好像連我也發過了，說是那樣的城市再也不能住下去，那些吃大雪茄紅漲着臉的買辦們，那些兇惡相的流氓地痞們，那些專欺侮鄉下人的郵局銀行職員老爺們，……可是漸漸地我也習慣了，因為知道都是爲了錢的緣故，所以人們纔那樣不和善，假使在自己的一面把錢看得淡了，自然就有許多笑臉從傍假過來，於是生活就顯得并不那樣可厭了。幾年的日子就在這樣的試驗中渡過，一切可鄙的醜惡的隱去它們的稜角，在這個「建基於金錢和罪惡的大城市」中，我終於也遇到些可愛的人：他們自然不是咬吮他人血肉的傢伙們，他們更不是依附在外人勢力下的寄生蟲，他們也不是油頭粉面蓄養波浪式頭髮的醉生夢死的青年……

除開人，那個地方後來也居然能使我安心地住下來了。在嘈雜中我也能沉靜下來，有時我擠在熙攘的人羣中，張大眼睛去觀看；到我感到厭煩的時節，我就能一個人躲回我自己的小房子裏。市

聲儘管還喧鬧地從窗口流進來，街車的經過雖然還使我的危樓微微震顫着；可是我可以不受一點驚擾，因這我個人已經和這個大城的脈搏相調諧了。

但是它也和我們整個的民族有同一的命運，在三十個月以前遭受無端的危難。雖然如今它包容了更多的居民，顯露着畸形的繁榮；火曾在它的四圍燒着，飛機曾在上空盤旋，子彈像雨似地落下來，從四方向着四方，掠過這個城的天空，飛滾着火紅的砲彈。人并不恐懼，有的還私自祝禱着；好了，一齊燬滅吧。我們不把一根草留給我們的敵人。

它却不會燬滅，而今它還屹然地矗立着，它是羣醜跳梁的場所；可是也有正義的手在開拓光明的路，也有高亢的呼聲，引導着百萬的大衆，爲了這一切它纔更有力地引着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從不可見的遠處望回去，從沒有着落的思念中向着它的那一面。

我想念些什麼呢？使我縈繞不忘的難道是那些仍然得意地過着成功的日子的一些人麼？或是那一座高樓，應該造得成形了，使那個城有了更高的建築，也許又造了一所更高更大的劃破了那被奸污的天空？也許我只是從看利祿的一面，計算着有多少新貴或是由於特殊環境成爲百萬富翁的人？這一切的事，有的是我想得到的，有的我不能想到；但是我總可以確定地說上海是在變，向好的方面或是向壞的方面。真是堅定地保持那不變的原質的該是大多數人那一顆火熱的心，那只是一顆心，一顆偉大的心。

我看見過它，當無數的青年男女捨棄自身一切的幸福，安逸的日子，終日地勞作，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又看見過它，當着那一面旗幟和那一面旗，最後地黯澀着蔚藍的天空，河的這一面是

數不清的企望的頭和揮搖的手臂，河的那一面，在砲火的下面，在鐵絲綫的下面，是年青的人和食品一齊滾進去；我再看見它。

當着節日，招展在天空的，門前的都是大大小小鮮紅的國旗，好像把自己的一顆熱誠的心從胸膛裏掏出高高挑起來，還像說：「喂，來吧，試試看，這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意志！」

假使那時候我能跳到半天空我該看到怎麼樣的一個奇景呵！無數的旗將成爲一面大旗，覆在旗下的心，也只有一顆大心；這顆心，一直在經歷艱辛的磨鍊，丟去所有不良的雜質，它是更堅實，更完美的了。在我們的心裏，他是一顆遙遠的燦爛的星子，不，它是一個太陽；在他們的那一面，它是一個毒癩，不是醫藥可以生效的，不是應用手術可以剷除的，它生根地長着，不動搖，不晦暗，一直等到我們最後勝利的一天！

當着那一天到來，朋友們，我將急切地投向你們的懷中：那時我們要說些什麼呢？我們是絮叨地述說着幾年來的苦辛，還是用爲歡快而充滿了淚的眼相互地默望呢？朋友們，時候迫切了，爲了免去臨時的倉皇，讓我們好好想過一下吧。

(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 憶北平

窗口整個地被黑夜塞滿了，沒有江，沒有山，也沒有有樹林，只是當一個行路人過去時，他那閃亮的火把纔在我的視野中輝耀了一下，於是我探身到窗外、看到那泥濘的小巷，還有那像羽毛一般飄着的，不知是雨啊還是霧啊的東西。

在這個小鎮上，卜居將近一年了，夏日的炎熱，入冬的雨霧，使我的心情更陷於不安；而且這里的人，慣於用那高亢的語音說話，好像他們故意在我的神經上搓揉，使我更增重我的憎惡。

可是今天的夜晚，一切都是安靜的，等那個行路人的火光不見了，萬物又落在寂靜裏。這時，穿過那溼沉的大氣，響來了幾聲或緩或急的鐘聲，使我剎那地忘記自己，忘記了從四方吹來的血腥的風，以為還是在四年或是是五年前，獨居在北平的那座小小的院落裏……

那是一個長方的院子，對面有兩排房屋，在狹長的天井里，花草爲我添一分熱鬧。也是當春天來了的時候，日以繼夜的播種和澆灌，纔在夏天有了綠葉和小小的花朵。可是到了秋天徒增滿地的殘花敗草，增重了幾分蕭索的氣象，真爲我刻心不忘的，是春雨中飄來的槐花香氣，只是三天或四天就要消失了的，却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於是我會冒雨走出門來，迎了我的臉的仍然是皇城角樓，我一轉身就不再看見它了，我那時是向着那不知所自來的芳香走去。也許是我走錯了路，我所

看到的只是那長長的饑餓的行列，他們是年老的和年幼的，因為不甘在敵人的鐵蹄下跪地向祖國的懷抱裏，他們那一腳踩得出油來的黑土地，早被我們的敵人強佔去了。於是我不再尋求花香，懷着無比的激憤又回到我的家。

有許多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人到過我的「家」，說是一個家，自然會使人臉紅的，可是我那麼生活下來，我不因為孤寂使我失去向前的力量，正和那個城一樣，不會因為古老，就顯得死氣沉沉。喜音樂者，終於尋到他理想中的城，像一隻懶貓似地臥下去，曬着南來的陽光，連眼睛也不想張開來，就那麼等待着衰老和死亡；可是年青的孩子們，有沸血在胸中翻滾的，不會衰頹了半分。他們在大刀的下面逃出了性命，幸而又不死於祕密的處決，在一切的惡勢力之下，他們不會露出半分的妥協；水龍的激流至多不過把他們沖倒地上，可是他們能很快地站立起來，再朝前去，……用這樣的精神和勇氣纔打動了那些率直的士兵，使他們知道哪些是兄弟，哪些是敵人，終於有那麼一天，端平了好子彈的槍，向着他們的，也是我們的敵人射擊。

火就是這樣燒起來的，如今燒過了全中國，爲了將來更好的農作物，野火該燒得旺，燒得廣。當敵人一個城一個鎮地佔據了，他們所得到的不過是些無用的灰燼呵，我知道那些在鬥爭中長大的孩子們，已經把他們的腳印踏遍了全中國，和敵人們做殊死的周旋。有些不忍離去，守住那陷落在敵人手中的城的近郊，隨時向着敵人的要害做着奮力的挺刺。

對於那個舊日居住過的城，我徒然的追憶落了空，我知道它會屹然地立着，在英勇的青年人拱衛之下，它是極其頑強的，堅固的，緊緊抱住我們的敵人，使他們只能完成他們沉默的，無言的凱旋。

## 憶廣州

曾經被問起廣州市政府的建築，因為不記得看見過，就一點影子也不存在，也許被目為一個鄉愚人，或是慌疏的過客；可是那不斷地行進着的執着火炬的行列，和那貫串了長街和街傍觀者心的歌聲，總是在我的心中閃現着，起伏着。……

六個月的居留，自然應該說是短促的，而風習言語的迥異，使我不能更多地了解它，也使它不能順意地撫慰我；可是幾經生死，恨和愛蓬勃地在胸中滋生，和那些居民一樣，我也曾仰首執指着那成羣的飛行的劍子手加以惡毒的詈罵；在每一次從死的邊緣溜了過來，我更熱烈地愛那仍然倔強地存在下來的城市。

記得纔到那里正是春天，天空也是蔚藍的，沒有大鵬狀的，百足蟲狀的輕鷲；打着旋的，或是瞬息即逝的却是飛機。望着不過是發亮的小點，可是有洪大，可憎厭的聲音。（這份憎惡的心情，自然是在我知道了那是敵機之後纔有的，我無法，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保持我超然的地位和觀摩，當我親眼看到多少活生生的人被它們殺戮之後，我的憎惡就愈益深厚了。）

「那就是敵機，」

一個朋友很安逸地指給我，當我知道了那是敵機以後，朋友平淡的態度甚至於引起我的厭惡。

但是後來我也平淡了。在兩次汽笛聲之後，只在警察崗位上加了黃旗和紅旗，一切都沒有變動，沒有中國的驅逐機，也沒有高射砲，人們照樣地忙碌着，真是看不出一點的不同來。事實上他們那時只注意切斷鐵路，所以還沒有閑暇把那隻惡毒的手覆蓋那個住滿了人的城。

當時住在那里的人是多的，雖然有許多富人早已搬到香港，但是一些青年人却仍然揀滿了那個城。那許多青年人，從上海或是北方流出來。一下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大約更不甘於那奴隸的待遇和麻木的日子，再跑一步，便到了廣州。於是他們張大了喉嚨，眼睛裏充滿了淚，用盡了力量叫喊，和當地的青年，工農，以及一切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結成人的洪流，從一條街沖到一條街，從河南沖到河北，用嘹亮的聲音，叫開高廈的窗口，在燈影裏光澤的男頭和蓬鬆的女頭都探出來，打個寒戰然後羞慚地縮回去。多少旁觀者被打動了默然地加進那隻長流的隊伍，使它更長，更有終結……

漸漸地敵人的魔手不再放過那個城，在這里在那里撒下來毒惡的種子。火，漫天地燒着，殘碎的肢體排滿了生着青草的空地。可是人們不恐懼，不畏縮，隱避在它陰下的救護員遙指着落彈的方向，立刻就冒着掃射的機關槍奔過去了，多少個就是這樣子喪失了他們的性命，死者把責任留給生存下來的人，生者微笑地，勇敢地接受了。因為熱愛別人，纔把自己的生命看成一粒塵珠。

就是這樣，在廣州，我過了六個月的日子。多少街路夷為平地，多少棟房化為頽垣；可是它有一顆堅心，那是炸不碎，毀不滅的。

但是也有一天，隨了我們許多大城的不幸的命運，（我要說它是不幸中的最不幸的）簡而易舉

地落在敵人的手中。空使那些纔從睡夢中醒來的市民們，還以為是自己的弟兄們，在萬分的倉促中只得遺棄了的一切的所有，拔腳飛逃。濺了一腔愛鄉愛國的熱血，加到游擊的隊伍去，拚那未曾被炸碎的身軀和未斬下的頭，使自己的故土重復獲得自由。

空洞的追憶是無用的，我想，對於廣州，對於廣州驕悍的市民們。在一切的勝利的起始，它是不會落後的，讓我熱誠地的期望着，讓我們熱誠地期望着。

## 憶哈爾濱

一面懷着爽快的心情過着晴朗溫和的冬日，一面又耽心着過度的乾旱和燠熱會影嚮今年的農作，一夜間，就什麼都改了樣，先是爲寒氣侵襲着，獨自在眠床上反側，醒了來，窗外沒有瀰漫的霧，陰沉的灰色的天，幾乎像聞不容髮地塞住整個的窗棂，用來遮夏日炎陽的竹席，正自淅淅零零地嚮了雨點敲打的声音。

像往常一樣，小鎮上的石徑早塗滿了泥濘，小心地低着頭行走，看到那上面竟然有倏忽就消滅的雪花，這是值得詫異的，仰起頭來，真的覺得落在臉上的是比雨點更寒冷的東西，雖然是那麼飄忽，稀少，被我這來自北方的人，很敏銳地感覺到了。

說起北方，我想到那遙遠，遙遠的城，

怎樣來記憶那個城呢，必須先在我的回想中舖滿一片無垠的冰雪，那還不足以說出那邊是怎樣寒冷的，我還得說出原野中，堅硬的黑土地，生生地給凍得裂開縫隙，而且那終日馱了列車的鋼軌，會像鑄鐵一樣地斷了，……但是這一切，都還沒有使一個人直接地感到它的寒厲。我要說那邊的街路上有許多斷肢的乞丐爬着，他們的手脚是生生凍掉的，只要五分鐘的行走或佇立，你就懂得冷入骨髓這句話該是怎麼講，而且你的鼻子是又麻又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們仍舊有沸騰的熱血，那時候已經淪陷了，我又到了那邊，松花江好像表示它的不屈，猛然間淹了半個城，鬼子們失措了，一面防着江水，一面防着諺傳隨時都會衝進來的義勇軍，那時候，我記得他們是由丁，李，宮，馮統率着，在江北在東綫，在南綫一帶，和鬼子們周旋。

許多消息在私下裏傳着，說是有多少屍首從上江運下來了，再則是在佳木斯，綏芬河，雙城堡，蔡家溝，安達站的一些神奇的戰鬥故事，一面由於說者那份熱誠的情緒，一面也像是在無望中尋求荒誕的安慰也不覺得那些話的不足憑信，儘管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也不知不覺地把那些消息和故事遠遠地傳開去了。

居然有一次是這樣說着，日本人真是山窮水盡了，打算放棄北門，以長春爲界，先把婦孺撤散，然後再撤退兵士和人民。

這是可能的，當時我們想。果實在街上就像看見日本婦孺是逐漸地減少了，而且在那相同的狡猾的臉上，居然被我們找出一層陰雲來。可是我們的心也不是沒有疑問的，鬼子這樣做了，那麼他們怎樣去守那個傀儡的首都呢？可是一面我們又在癡情地幻想着一支大軍從熱河，穿過遼寧的中部，直撲長春……

但那時候日本人不但沒有撤退，反倒養了更多的供他們奴役的豺狼，幫助他們殺害善良的人。那時我們時時聚集在一間小房子裏，把門窗關得極嚴緊，十多個人輪流地諦聽一座無線電收音機，那幾乎是我們唯一聽取祖國消息的所在，我們聽到模糊的時事報告和鑼鼓喧天的歡樂，還有那

姿情暢快的喝采。有一次我記得一個極使我們詫異，極使我們氣憤的消息在日本人的報上用特號字排出來，我們不相信，於是從那遙遠的空中，果然帶給我們那不快的消息，一個年青的熱血的孩子，就氣得猛然哭出了聲。

雖然沒有什麼足以鼓舞的好信息，那邊的熱血漢子們却盡了他們的職責，他們有的到「山裏去」有的潛藏在城市裏，做成各種不同的裝束，時時來一次不及提防的襲擊，也許他們是輕舉妄動，可是恰好使一些人記起了祖國，和祖國的不屈的戰士。

如今又度過了一節時日，當着全中國熱血男兒，和敵人搏鬥的時候，他們也一定乘機出動吧？我想得出他們有的早就犧牲了，有的該在不斷的搏鬥中練成一個凶猛的勇士：我們有的是人，有的是那顆沸騰着熱血的心，早該回應着進擊的號角，向我們的敵人的心臟猛刺吧！



## 獨山站

我們早就該有一夜的好睡眠，因為我們的旅車在離獨山九公里的地方爆了胎，那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前後斷絕的荒路上看不見一個人影，我們幾個人就自告奮勇步行到站上去送信，要救濟車來修理，只有一個手電燈照路，我們走得很快，時時不忘記在那蔓草之中尋那方里程碑，於是我們得以知道走過了一公里，二公里，……

當我們走着的時候，從我們的背後却過來了幾輛車，我們想司機也許隨着車先去了，我們攔不住那些車輛，可是我們也沒有因此停頓下來。一直到我們走到七公里，纔遠遠看見閃着一個燈的車來了，車上的人早也看見我們，在我們的身前停下來，那果然是我們司機坐在上面的救濟車。他說路還遠着呢，我們就又爬回車上去。坐到車上再走回去，纔發覺我們還真的走了一段不近的路，就這樣回到我們的車前，等候換了輪胎，來到獨山站，大約有九點多鐘了。

誰也不願意再到遠處去，招待所既然被一些早來者填滿了，我們只得就在車站對面的又賣飯又有宿處的小鋪子裏找一個安身之所了。所以我是很累很累，喫過飯連茶也沒有好好喝一杯，就把自己交付給那木板床，一點也不挑剔那房屋是多麼狹隘，空氣多麼不好，燈光多麼不亮。……

我快要朦朧睡着的時候，一陣腳步聲就驚醒我——其實是搖醒我，那小旅店的樅板在那有力的

脚步下索索戰抖，接着男女的問題就起始了。

「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從浙江來。——」

「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我們不是到貴處，是過路，」

「那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到重慶去讀書。」

「讀書，——」那個男音停了一下，又繼續問：「睡在床上的，一個是你什麼人？」

「我的姪子，——我哥哥的兒子。」

「他好多歲？」

「十五歲。」

「你呢？」

「我十八歲。」

「你們爲什麼要住一間房子呢？」

「一路來我們都在一間房裏，爲的是省點錢，我們沒有好多錢的。」

「沒有錢還讀書做什麼？」他好像抓住了極有力的理由，一點不放鬆地問下去。

「書總歸是要讀的，」

「你們讀書人怎麼不知禮？成年的男女怎好睡在一張床上？」

「這怎麼算不知禮，再說我們是親姑姪，他還是一個伢兒，」

「到底總是男女有別呵！這是有關風化，你們不能住在一間房裏。」

「那，那我倒真想不到，貴處既然以為我們姑姪在一間房裏有關風化，那我們就再開一間房好了，不過是要我們窮學生多化兩個錢。」趕着她就吩咐茶房有空房再開一間。

「不行，不行，你得到我們那裏回話。」

「有什麼話好回呢？」

「那不關我們的事，你們穿起衣服來吧，」

「怎麼，他也要去？」

「當然囉，一男一女，怎麼能少了一個！」

「你看他睡得多麼好，何必要他去，只是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吧。」

「不成，不成，一定要他去——，」

這時候我披衣下床了，拉開屋門，在搖曳的油燈光下，看見那個有一張蒼白臉龐的少女，正在披上一件毛衫；那個攪被揉起來的孩子揉着眼睛，他——他倒真是一個孩子。

我還看見不合式的警帽下面的兩顆小東瓜的腦袋，正在敲另外一扇木板門。

門開了，一個中年男子站在那裏，正在點亮油燈，他們照樣的問了姓名籍貫來處和去處。又向

帳子裏一指：

「睡着的是什麼人？」

「那是我的女人。」

這時那個女人也起來了掀開帳子，纔望到裏面還睡着一個兩三歲的孩子。

「那孩子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兒子。」

「你們是夫妻麼？」

「怎麼不是夫妻呢？——」那個男人就從他們結婚說起，連結婚的地點都說明，可是那個盡責的警察還覺得不大可信似的，就說：

「對於你們是夫妻這一層，你們得想出有力的證據，你們的結婚證書拿給我看看，」

「同志，出門人誰還帶結婚證書？」

「倒不是我想不到，不然的話我怎麼能知道你們一定是夫妻？再說，按你們的話你們結婚五年了，怎麼只有一個孩子？這都是疑問。」

「生孩子的事那可管不了，生育的事誰做得了主，生一個，生兩個，那都是天然的事，——就是天，它也管不了！」

這是這個女人氣憤的話，她已經穿好衣服站在地上，準備去和他們走一起回話的樣子。另外姑姪兩人也都準備好了，有點不耐煩地唧咕着：

「要去就快點吧，人家明天還趕路呢，天又冷，這樣要到幾點鐘纔睡？」

道，  
那個警察彷彿也明白點了，他退出那夫妻的門口，好像很客氣地請他們安歇。我却站在門口叫

「喂，你們要不要來檢查？」

在我的語音中，我一點也不隱藏我的怒意，他又在反問我。

「你是幾個人？」

「我？我就是我一個！」

「那不用查了。」

我就退回來，砰地又關上門，聽見幾個人雜沓的脚步，蹣跚地走下樓去了。

我又躺在床上，那無着落的激憤驅去了我的睡意，我在床上反側，彷彿過了許久的時光，纔要入睡，縹緲的又聽到有人走上樓來。一個女音說：

「好冷呀，路還真遠，你冷不冷？」

「我有一點冷，走走也就好了。」

這是那個男孩子的聲音。

「快點去睡吧，時候不早了，又凍又累，怕容易生病。」

再沒有聲音了，我想着那姑姪的一點溫情，可是他們的溫情和愛撫在這裏被解成另外一種意義了。

我真的睡了，突然被一種驚叫嚇醒，他不斷地叫着跑到樓下，好像有人要扼殺他似的，許多人都驚起來了，點起燈問着，過後那個店主纔端一盞燈上來，向大家說：

「沒有什麼事，這是小店裏的一個長客，他神經不大好，驚了衆位，他睡到下邊了，請諸位安歇吧。」

我又關了門睡到床上，遠遠的雞的淒厲的鳴叫傳來了。

## 母親的安息

壓倒了我的母親的，不只是醫生束手的疾病，還有那幾十年來日積月累的苦辛。

最初是那無比的貧困，說是每天只能有一餐來充飢，還要勞苦地工作着。悍姑惡嫂，又時時加以欺凌，原是不善言詞的母親，只是暗自垂淚。到了父親的事業已經成功，衣食都已無虞，又有許多其他不順心的事使她煩惱。總是有不歡喜說出來的個性，就強自忍在心中，漸漸地，使自己的身心蒙受了大的損害。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和她說：

『媽，爲什麼生悶氣呢，有話你就說出來吧，我替你去出氣。』

『噫，你還小呢，等你大起來的時候，媽媽把這幾十年的苦都告訴你，那時候你纔知道媽活過來這一輩子，着實不容易！』

可是我們漸漸地都大起來了，她並沒有把她的故事全說給我們，那也許是她沒有那份閒豫，所以她時時用抱怨的語氣說：『你容我喘一口氣不好麼！』從我能記事的時節起，她一直就沒有身心都在平靜舒適之中，當着她安順地像吐盡了幾十年的積鬱地喘着最後的一口氣，整個的世界也在她的眼中消失了。

平時使我們就心着的是她那不良的胃，那是纏了她二十年的疾病。記得我們還只是十幾歲的時

候，隨了父親住在五千里外的母親會爲胃病大大地擾害着，終於電報也來了，只大了我三歲的姊姊不得不倉促就道。那時節我們都哭着，我也要去的，卻因了讀書和體質弱的原因被阻止了。親友來的看到我們便說：「唉，七個孩子，也着實可憐，真的上天就不會長眼睛麼！」

那一次她卻好過來了。母親後來說起來時就眼含了淚，信鬼信神的樣子解說：「他們一定要我走了，我一回頭，就看見你們那些隻小手牽着我，我就說：『我不能走，我還有我的孩子們呢！』一下驚醒了，果然你姊姊的手就抓着我的手。」

雖是好了，就留下病根。飲食不宜也難受，生了氣也要難受，還有一年大大小小的節日也要難受。最初聽到她打着長長的空嗝還以爲像平常人一樣會覺得心胸暢快些，待問起來，纔知道那就是病的症象之一。更是在和別人生着悶氣，空嗝就一個連一個，她曾經和我們說過：「這樣的嗝越多，我的胃就愈覺得痛。」

由於心胸的狹小和沉默的個性，自己就給了自己不少迫害。知道了她這樣的性情，對方就這樣來使她生氣，我們遇到她時，常常和她說：「爲什麼不說出來呀？你有什麼話你都說出來定會好得多呀！」

『我說給誰聽，我說了又有什麼用！』

『你應該想得開一點，什麼事也不管，什麼氣也不生，她們也就沒有法子辦了。』

『那除非我咽了這口氣，我，我，……』

接着這不能說下去的話，是一滴一滴滾滾的淚珠。我們也勸過她離開家，好好到別的地方去住



一程；可是她又會說我們沒有打算，想想看，她怎麼能拋下這個家？

其實在管家的這一面上，她並不是一個好手，什麼瑣煩細碎的事情都要過眼過手，更大更重要的事反被忽略了。因為精神的不濟，對於僕人的調度就並不恰當，親友的招待，也毫不熱心。尤其對於她母家的人，她顯出更無情，更憤恨；到後纔知道因為當初她嫁給我的父親，她的一家人都站在反對的那邊。

「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不是你們說過誰也不找誰麼？」

由於母親當年所受的那些奚落和白眼，說這些話也并不為過分，只是在人情這一面來講，母親是顯得過於薄一點了。父親有時也暗地裏和我說：

「你母親顯得有點過了，事情既然過去，也就算了，總是自己的骨肉之親，太難爲了也不大好。你們，你們將來可都不要這樣纔好呵！」

就是母親去世的上一年年底，不知怎麼樣胃病突然地大大發作起來。有的醫生已經說到了沒有辦法的情形了，有一晚上就疼得挺直身子，臉像紙樣白，眼睛閉着，鼻口冰冷。我們幾個，恰巧留在家中，大聲地叫，流着淚，更小的弟弟還出聲地哭號，纔像是叫醒了她，從鼻子裏哼出來，自己也嗚嗚地哭着。

到底是怎樣疼法，都無從想像，只是聽着她不間斷的呻吟，就稍稍知道一點那是多麼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她漸漸地好起來，使我們感到說不出的驚喜。

過了年的春天裏，又是一種新的疾病來到她的身上，最初只是感到不適，頸項間又腫起小小的一塊。醫生來看說了，這些病都是不關緊要的，只要病好了，頸項上的腫也就可以消盡。

聽從醫生的話，每天都要喫一碗湯藥，許多天也不見一點效。原是這麼許多年把藥都已喫厭了的母親，就顯出不耐煩來了。

「我要停一停了，常是喫藥也不會有什麼效驗。」

可是和醫生說起來，却以為母親沒有盡調養之實，一面抹着鬍子一面說：

「總得三分藥力七分養，八太太的肝氣着實旺，又好思索，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呵！」

正值父親的事業全部失敗，有陷於破產的可能，母親真是成日成夜地憂慮着，就是勸說也無法。她不是憂慮自己的生活，她就心失敗了的父親的將來，尤其是他身體那一面。

「你們知道什麼，這幾十年來他都是順風，這一下他怎麼能受得住？」

每當我們解勸她的時節，她就這樣地和我們說。我們自然也知道這一層，可是這也是徒憂無益，和她說，她就會再說：

「我也不是沒有心的，難說要我看着他一個人愁眉苦臉，我自己歡天喜地？」

除去在心中憂愁着之外，家庭的用度上也盡力撙節。

「不比從前了，」她常是說：「省一個是一個，一個錢將來也怕難得了！」

這也可以說是她的過慮，爲了她的個性，勸說也是無用。日益空虛的家，情況也就十分慘淡淒涼，再加上多方面都費心思，母親的身體更壞下去了，那時候我正是一個人住在×城，和父親說起

來的時節，常常想到把母親也接到×城去住，那麼一切家務瑣事，都不必由她操持，住在一處，費用自可減少，母親也並不堅決反對，只是要把身下的房子賣出去或租出去，自己的身體也好起一些來再說。

事實上，她的身體不但沒有好起來，還一天一天地壞下去。不知爲了什麼，對西醫存了牢不可破的不信任，就是進醫院也成爲一件頗煩難的問題了。住在家中的弟弟們來信就說：

「……頸上的腫處更顯大了，母親還說時時作痛。夜間常是不能安眠，因爲呼吸感到不自然。常常咳，每到下午還要出汗。……」

末了就是勸着我回家一次，說是便於主持醫藥。

無論怎麼樣忙着，我也把雜事略加摒擋，儘快乘了火車回去。坐在牀上的母親，一見了我，連語音都改了似地，快樂地說：

「孩子，你怎麼回來了？」

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撲到母親的懷裏。母親時常說只要看見了我，心地立刻就暢快，病也要減輕的。爲了這原因，我都幾次想擺脫一切事，終日來陪伴她。到我真的和她說，她就又以為：

「你總得做自己的事呵，只要你能常常來看我也就是了。」

我從她的懷中擡起臉來望着，她是更瘦了，可是那腫處更大起來，隱約地看到那上面的微血管。當着母親問起我來的時候，我卻什麼也不敢說：

「媽，你不要那麼想，你的臉色好得多了。我想，再請一個醫生看看也好。」

爲了想知道她的症候，我用了許多謊話纔和她說好請一個西醫來。我說那是我從前的一個同學，而且只診察也不必喫藥。

對於西醫的厭惡和恐懼，真是使我們再也想不到的，看到那個醫生進來，全身就抖起來了，嘴唇也失去了原有的一點血色。

「媽，你怕什麼呢，只要看一看就成了。……」

可是她並沒有因爲我的話就安靜下來，看到她的樣子，連自己也後悔起來，我怎麼應該使她感到這麼大的不安呢？

診察之後，在她面前醫生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走到另外一間房裏和我們說：

「……病象雖不十分顯然，也看出來不是癩，就是結核性的癩癢。若是癩，那就一點法子也沒有；就是不是的話，治起來也很費事。——」

我記得當時我只聽了這兩句話，就好像被人從萬仞的高處給丟下去，一直也沒有立定腳。我的額間和我的手心都沁出了涼汗。我想說話，我的聲音打着顫，天地都變了樣，我的眼睛冒着金花。終於你費力地吐出來：

「你是說，……你是說，……」

「不必這樣，」那個醫生好心地拍着我的肩，「但願我的診斷錯誤，就是，如果是結核性的病，也還有法子可想的。」

自從經過了這次的診斷以後，我的心就劃了一條大大的隙洞，我延遲我的行期，我時時守在她的身邊，貪婪地看着她。在我心中我真是反復地想着醫生的診斷不確或是有例外的變化，在報章上我留意一切廣告啓事，凡是有關於她的病症的藥或治法，總不會錯過。

每天的晚間，我總等她快要安眠纔退出來。我並沒有就回到自己的房中，我屏着氣息地立在她的窗下，望着她的燈熄了，我還是立在那裏，聽她的呻吟靜下去，起了睡着的微微的鼻息，我纔悄悄地離開，回到自己的房中，披了外衣戴上帽子走出去。總是在十一點鐘左右，到了相熟的友人那裏，盡心地探詢有什麼法子能治療她的病痛。回來的時候，多半在午夜以後了，纔跨進了家門，就提起脚跟，生怕會驚醒她似地，一直再走到她的窗下。聽着那房中安靜地沒有一點聲息，纔回到自己的房去睡。

我不能好好地安睡，無數的反側就度過了黑暗緊抱着的夜。只要是聽到母親的呻吟，立刻就披衣下牀，到她的窗下去。好幾次都是自己的耳聾作祟，到了她的窗下，纔知道她並不會呻吟過。

爲了雜事待理，我不得不離開她。家中事都安置好了，自己還像是不放心似地又說了一遍，纔自含淚上路。至今我仍然追悔，爲什麼那時不會下了決心一直伴着她呢！臨行時她的淚眼，不是明明地和我說：『不要離開我吧，孩子！』

獨自住在×城，心是更不能安寧下去。我不敢想，我也怕提起來，可是我的心無時不在苦痛着。我常是幻想着要我和世事全然隔絕了一些時之後，我的母親不復爲病所苦，那難治的病已經消失。可是每次弟弟們的來信中卻說着情況一天不如一天，甚至也建議着把遠在×地的父親請回來，存

細商量一下纔好似的。

父親那時候正爲一些不幸的遭遇所苦，我怎麼還能再給他另外一個不幸的消息呢？若是病果然是不治的，就是父親回來怕也沒有什麼辦法吧。這樣子想着，只有我自己時時奔波回家了。

有一次，爲了和一個友人同行，原是該在總站下車的，卻在東站下了。回到家時候是更晚些，出乎意外的，病着的母親仍然候着我。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只是想重重地敲打自己的頭，纔能減輕心上的罪愆吧！只要看見我，她就露出微微的笑容，我撫摸着她的手，是那麼瘦，有了那麼多的皺紋，在最近，更顯出青色的血管來。

在病中，她總是有照鏡子的癖性。因爲久病，也就有一點淺識，她自己會察看臉色和舌色。她是那麼多疑，這舉動對她沒有一點好處，我就乘機把那面鏡子藏起來。一直她就好像忘了似的，有一天她想起來，不得不給她，當她照着的時候，突然就哭起來。

「我怎麼能成這樣了，頸子也不像樣子，這要我怎麼做人呵！」

她的臉色真是更不好了，頸間的腫處已經破了，像綻開的火榴，時時有黃水流出來。我也打了一個冷戰，驚惕地想起來一個醫生的話：「破了就更不好，什麼時流出血來，那就，那就……」

就是不出來我也知道，我真不知道我的心是在什麼樣的境況中，絕望裏我只起着不合理的想念，是那麼幼稚，那麼無補於事。

一直是服用中國藥，每次我都要根據藥中的說明來講給她聽。對於一些藥她早就有不良的印象，我只得略過去，在另一些藥上，我由自己的意加上許多她希冀的功用。（其實並不是自己的意，

母親就要問着「能不能止痛呵？能不能安眠呵？」的話。）

明知無用，每晚的湯藥也是自己侍奉。母親許多年來，太多喫藥，見了藥就皺起眉。我會當了她的面嘗一口，強自忍着苦澀，她問着的時候就說：「不，一點也不苦，只要你喫下去，明天就見效。」

幾次費了許多口舌請來西醫，他們的藥卻從來也不入口。若是過於苦勸，她就眼睛包着淚哀求似地說：

「不要逼我吧，孩子，難說我還不知道藥可以治病？我喫不服，反倒壞事的，我的病又不一定會要命，犯不着這麼來。」

聽了這樣的話，自己也忍不住熱淚湧出來，母親始終沒有想到她的病症之嚴重，常是說：

「我也想開了，病好了和你住到×城去，什麼心事也不管，我知道你總能順着我的心。」

當我聽到了的時候，心就突地一沉，她是那麼渴望着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多看我們幾年，也要多看那些勢利的親友些年。

平時，我的心在可怕的矛盾中，我不忍離開她，有時卻故意要離開她一些時，爲的在這一段時間中，想着能有奇蹟降臨，使她一切的病痛都消滅。可是當着我離開她，我時時都在牽記着她。每想到醫生的診斷，我的心就大大地顛覆一次，我要騙着我自己：「那是我聽錯了，不會是真的——那是他診斷的錯誤，……」

不管怎麼樣想着，總要流着淚的。星記着我的母親，還以爲我睡着，就差了人來看看我是不是

忘記蓋了被毯。

幾多年前，母親對我真是有說不出的慈愛，在病中，也不忘記我的喜惡，就是在飲食一面她也要操作，看到我的食量減少了，就一定要我每餐都在她面前，爲了使她心安，我像吞着沙粒一樣地吞着飯菜，我不還是一個孩子麼，我也正需要我的母親，怎麼無情的疾病就能奪去她呢？

因了病況的加重，我每夜都守在她的外房，晚間和她道了晚安，並沒有回到自己的房裏，就一個人用着黑紗遮好的燈，呆坐在那裏。我聽着她的呻吟，聽着她安靜的鼻息。守着夜色漸漸又淡了下去纔走進她的房裏，她會驚訝地說：

『你怎麼起得這樣早呀！』

有一天深夜，她卻像再也忍不下去，急喘着，我就先開了燈再走進去。我握了她的手，另一隻手把蘸了樟腦油的棉花放在她的鼻尖，她並沒有張開眼，只是用她那冰冷的手緊緊握了我的，過了一刻鐘的樣子她纔安靜下來，緩緩張開眼，說：

『你怎麼會進來的？』

『我，——我，』因爲無法隱瞞，我只得告訴她，我早就在她的外房守候。

『唉，唉，真是我的好孩子，媽正要你，你就來了。』

疾病加重了她的心悸，她怕沒有人的房子，她也怕黑暗，我就要她抓了我的手，我守在牀前，度着迢迢的長夜。

『那怎麼可以，你也不是鐵打的身子，怕把你也累壞了。』



「累不壞的，日裏睡點就不算什麼。」

果然她就依從了我，當着她睡了的時候，我輕輕地抽出我的手，（因為我的手已經麻木，）坐在近牀的椅子上。每次她轉動的時節，我都走到她的近前，使她知道我還是守在那裏，望了我一眼之後，她就又安心地睡着。

那已經入了冬，雪花也在飄着，母親的病是一天一天地重下去，因為頸間的腫潰，不只是向外發，在皮下也增大。飲食難下不必說，就是呼吸也感到困苦，睡着的時節，困塞住突然醒來的事極常有，那我就抱了她的身子，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乾枯的手緊抓着我的手，都使我感到疼痛，一直到她呼吸平靜下去，她纔又安穩地閉上眼睛，在我的懷中睡着了。

她怕火，一點熱氣會使她的病象增重；她的心胸就像燒着的一團火。常是在睡眠中就掀開了身上的被蓋，若爲她再蓋上，她就會像孩子一樣不耐煩地叫着：

「要燒死我了，要熱死我了，你們不知道麼！」

她的嘴唇乾焦，睡中也時時爲煩渴擾醒，她着嘴，那哂我們就會把適口的溫水蘸了棉花放在她的嘴裏，等她吮過了，我們把棉花在她的唇上塗着。

關於母親的病，我不諱言我的敘述是多麼迷茫，多麼紛雜。想起來那時候的心情也正是如此。我像做一個大夢，那不幸的收尾我也是早知道了，可是我盡力避免，總也不敢想。我使空幻的幸運障住了我的眼睛，只要使母親好起來，我什麼都能去做的。我也想着那真是一場夢，有一天我醒了來纔知道那不是真實的事，母親仍是健壯地主持家事，做爲一家的靈魂，愛着她的孩子們。

我是那樣昏昏沉沉地過着日子，只是有一天，又是一個醫生來看過，到我的房裏，醫生纔嚴重地和我們說：

「你的父親不在這邊麼？」

我的心已經起始抖戰了，我不能給他好好的回答：

「他還在××，……」

「那就拍電報去請他回來吧。」

「有那必要麼，有那必要麼？」

我不信那個醫生，我只當他是夢中說着囈語。

「你母親過不了十天——」

我什麼再也聽不見了，像是呆了一樣地坐在那裏，我只記得一抹紅紅落山的陽光，照在我的窗上，那不是光，那是切割我的情感的利刃。

我不知道那個醫生是誰送出去的，一片哀淒的哭聲驚醒了找，那是三弟和六弟。起初我沒有哭，心在抖戰，終於也哇的一聲哭出來，我拉了弟弟們的手哭着。女僕走進來，和我們說：

「少爺們，不要哭，怕太太聽得見，——真是，太太多麼好呵！……」

這樣說着的女僕，也自抽噎地哭起來了。在哭聲中她斷斷續續說出來就要喫晚飯了，不要儘哭，怕哭紅了眼睛，我的母親看出來。

天是漸漸地暗下來了，三個人各自坐在那裏，黑暗中，閃着三雙晶瑩的眼睛。暗下來的不只是

天色，還有我們三顆弱小的。

我更堅決了，怎樣困倦也不離開她，爲的使我能更多地看她一些，免得日後莫贖的追悔。

夜中，我正坐在她的牀傍，她突然翻身坐起來，睜大了眼睛，喘息地問着：

「誰呀，誰呀？」

「我，媽媽，是我。」

答應着的時候，早把我的手送過去，她那一雙乾瘦的手就抓了我的，有一點濕膩的冷汗，我還覺得她脈管的跳動。

「真嚇死我了，——」她告訴我，「一個白髮老太太拉着我走，沒說：『我有我的孩子們哪，我不跟你去。』我就醒了，你正在這裏。只要有我，我的心就平靜了，男兒漢，倒是有些不同。」

我記起了若干年前她在病中有的相同的夢幻，她原是一個膽小的人，平日又信奉仙佛，她常是說有我她的膽子纔壯起來，纔能安穩地入睡；我若離開，就是睡着也要醒轉來。

我要她再睡下去，她也要我睡下，我立刻就答應了。我面對着她，兩隻手握着她的手，躺下去困倦就更使我難耐，又是那麼冷，每當她微微動一下，我就要立刻睜開眼睛，看着她。看到我沒有加上被蓋，她就說：

「到那邊拉一張被蓋上吧，凍壞了你可怎麼辦！」

雖是這麼平淡的一句話，拳愛的母情卻深深地刺着我的心，我想到那將是不復有的了，在一天之後，雖然世界仍是那麼廣大，人還是那麼多，這樣的話語再也不會有了，我就再也忍不住從心

底泛上來的酸楚。拉過被，蓋上我的臉，母親也許以為我怕冷，我卻怕被母親發覺那一雙含滿了淚的眼。

接到我的電報，遠地的父親和姊姊都趕回來了。一向孩氣比我更甚的姊姊，背了母親，打着滾似地號啕大哭。初見的時候，卻極力忍着哀傷，母親像是要哭了，可是她的淚好像已經乾枯。

「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她只是反復地說着這幾個字，在她身後抱了她的我，忍不住又淌下淚來。那是靜靜地流出來的，我又不能揩拭，只是任它滴在母親的背上和我自己的身上，她不會覺察；可是看到的姊姊一低頭，一轉身就出去了。

看到父親和姊姊，她又想起來在××的二弟。三番兩次地說起來，問着是不是可以回來一次？雖是答應她，我們並沒有寫信去，為的二弟只是歸途就要半月的時日，就是趕回來，也不一定能見着生面。他知道母親病，卻不知道這樣沉重，我們沒有都告訴他，要他遠地牽掛，也沒有什麼用處。

最後的幾天，我真是再也支持不住了，就是坐在那裏，也要垂頭睡着。躺下去，就難得再睡醒似的。明明聽見母親痛苦的呻吟，再怎麼樣自己也擡不起頭來，母親早自說着：

「你睡你的吧，不要起來了，任着我什麼時候纔完呵，……」

到我醒來的時候，就看見母親坐在牀上，上身伏在那裏。吐出來的血，已經染紅了被單。

「媽，媽，你怎麼了？」

我幾乎是一邊哭着一邊叫，我抱了他的身子，要她睡在我的懷中，她緩緩地睜開了疲憊的眼睛

，低低地和我說：

「沒，……沒有什麼。……你不要就心，……吐出來反覺得痛快一點似的。」  
她的全身抖戰，雖是那麽瘦小，重量卻像是增加了許多，纔好了一些，她就吩咐女僕到菜市去買纔上市的野味，因為父親姊姊和我平日都歡喜喫的。

故去的前兩天，她的精神顯得更好一些，睡眠也更安穩了。我深自慶幸着，想到若是有那一天，由我母親請那些過慮的醫生們喫一頓飯。可是在那天傍晚，我們正因為她熟睡纔集在另一間房裏，忽然聽見擊打着牀的聽音，待匆匆地趕過去，她已經閉上眼睛（我時時想到當她和死做最後的掙扎，身邊竟沒有一個人，她的心中當時該有多麼大的氣憤，而我的心中的追悔，至今也不會泯滅一分。）我跳到牀上抱了她的身軀，我的全身發着寒抖，我們大聲地叫，把一種刺激性的藥放在她的鼻端，果然她悠悠地又喘出一口氣。她張開眼睛望着面前的那些人，她像覺得煩了，搖搖頭，向着空中領首，知道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刻，還在乞求神的恩賜似的，終於，她的眼睛定了，嘴角流出涎，傷口也有殷紅的血滴着。

我輕輕地撫下來她的眼臉，自己的脚像是軟了，我再也站不住，我再也知道什麼……  
遵從母親的話，她的遺體在牀上躺了三天。我總想着母親是不會死，或是如她所說的，她總還能緩過那口氣來。可是當我摸到她的手，冰冷的感覺使我打着寒戰，我一面跪下去一面哭着，心裏纔意識到：「她是再也會活過來了。」

可是她永遠活在我的心裏，我時時看見她的臉，聽見她的語音，她快活地和我說着：  
「要活得勇敢些，不要因為我就永遠悲傷，把思念我愛我的心去愛更多的人吧。」

## 悼蕭紅和滿紅

對於死，

這戰爭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

我却要向蒼天怨訴了！

滿紅：「哀蕭紅」

你在六月一日刻下你哀慟的怨訴，在遙遠的西北高原上，而二十一日Y的來信上却告訴我你在十一日便捨棄了你青春的生命，走向無涯的永恆了。

比起蕭紅，你是更「青春的」；可是你已經死了兩次：你的第一次的死是我從陌生人的信中知道的，還不是他告訴我什麼，只是在那中間有一張油印品，為爭取大學貸金的呼籲，在那中間說到，你，為了貸金被停止就絕食自殺了。當時我非常着急，（我想那個寄信的人再也不想不到我為這個例證所打動）我還記得我一面抓着頭髮一面在斗室中焦灼地徘徊，我還不斷地喃喃着：

「這孩子，為什麼自殺呢？為什麼自殺呢？生命不是更該寶貴麼？那點錢，錢算得了什麼東西

？真傻，真……！

我忘記了你原來是一個從東北逃出來的一個苦孩子，你的家是被敵人扼住了，依靠延續你的生命的，只是國家按月給你的恩給。在這恩給之下，我知道，像你同樣從東北逃出來的苦孩子有許多許多。我想：如果我也是仰承那恩給過活的，萬一停止了，我還有什麼路呢？這樣我就再也不能說你傻了，（我說他傻，本來也沒有一點輕蔑的意義，）我只急急地寫信給Y，後來從他那裏我纔知道你是死了一次，却又活過來，而我却一直接着自己寫來的信，充滿了感激和謝意，我的心纔放下。我總想人是不應該這樣平白死掉的，尤其像你那樣年青的人——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連你的身材而貌都模糊不清，我記得我只見你一次，那全是突然的，那時候我也住在那個小鎮上，你從茶館中出來迎着我，說出自己的名字，要我給你寫幾個字，我只記得你的身材很小，面容清瘦，說起話來也很文靜，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破制服……那時候你就是準備到西北大學去。我還記得那時我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到西北去也好，總算是回到北方去，將來有一天回到家鄉去也近便些。」這與其說是爲你想，還不如說是爲我自己想，北方人總更眷戀着北方的土地。

但是眷戀着北方的土地，并不一定要爬到土地的懷抱中去呀，當你想念不可見的家園的時節，抓起一把土來嗅嗅也就是了，那雖然不是關外的黑土卡拉，也是乾燥的黃土壤，不比這江南的，霉濕的，滲和着多種菌的，不宜人的黏土的。難說你固執的個性，一定要跑到那上面去纔覺得安心，纔覺得無所記掛，無所喜，也無所憂，更輕蔑地把人世間的一切毒害丟在不能追隨你的人世上麼？你忘記了你的青春，忘記了你原是人間光明的歌手，當你安甯地躺在地下了，誰還能掌起你的號角

吹奏呢？我知道，歌者是不會斷的，但是誰能像你唱得那麼粗獷，那樣激憤，那樣向着真理和正義？別的歌者也該爲了你的緣故，啞了他們的歌喉，我記得Y的信就是這樣寫着的：「他病死在醫院中，我以為這是一個噩夢；可是他真的死了。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是的，一個真心的同伴的死亡，是會引起生存者更大的悲哀，死去的人是什麼都不記得了，却把悲哀留在人間。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間，也還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極少的人也算數的）可是有的人也會在這世上忙碌了三十年，至終，死了，連生前以爲是最親近的人也未必記得，把活着的記憶完全被拭得乾淨了，那纔是人間的大悲哀！

我記得她從香港是這樣寫來的：「謝謝你的關切我，我沒有什麼大病，就是身體衰弱，貧血，走在路上有時會暈倒。這都不算什麼，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生活就一直也沒有好過，想起她來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張失去血色的，高顴骨的無歡的臉，而且我還記得幾次她和我相對的時節，說到一點過去和未來，她的大眼睛裏就蘊滿了淚，一轉一轉地，幾乎就要滴落出來了。

有一個時節她和那個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裏，窗口都用紙糊住了，那個叫做D的人，全是藝術家的風度，拖着長頭髮，入晚便睡，早晨十二點鐘起床，喫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下跑東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她，燒飯做衣裳是她，早晨因爲她沒有起來，拖着餓肚子等候的也是她。還有一次，他把一個四川潑刺的女用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來，去調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記得那時她會氣忿地跑到樓上來說：



「你看，他惹了禍要我來收拾，自己闖起門躲起來了，怎麼辦呢？不依不饒的在大街上嚷，這可怎麼辦呢？……」

又要到鎮公所回話，又要到醫院驗傷，結果是賠些錢了事，可是這些又瑣碎又麻煩的事都是他一個人奔走，D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正如同她所說的那樣「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極少到他們的房裏去，去的時候總看到他蹲縮在床上睡着。蕭紅也許在看書，或是寫些什麼。有一次我記得我走進去她纔放下筆，爲了不驚醒那個睡着的人，我低低地問她：

「你在寫什麼文章？」

她一面臉微紅地把原稿紙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輕微的聲音却引起那個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嚕爬起來，一面略帶一點輕蔑的語氣說：

「你又寫這樣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點，便又鄙夷地笑起來：

「這也值得寫，還有什麼好寫？……」

他不顧別人難堪，便發出那奸狡的笑來，蕭紅的臉就更紅了，帶了一點氣憤的說：

「你管我做什麼，你寫得好你去寫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這樣笑呢？」

他並沒有再說什麼，可是他的笑沒有停止。我也覺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後來那篇文章我讀到了，是嫌瑣碎些，可是他應該說，尤其在另一個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寫什麼花祭之類的人所配說的。

當她和刀同居的時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經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點安靜的生活，沒有想到他會遇見這樣一個自私的人。他自視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雖然在文章中也還顯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過着爲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蕭紅從他那裏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麼能安甯呢，怎麼能使疾病脫離她的身體呢？而從前那個叫做S的人，是不斷地給她身體上的折磨，像他那些沒有知識的人一樣，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記得，大家都看到蕭紅眼睛的青腫，她就掩飾地說：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

「什麼跌傷的，別不要臉了！」這時坐在她一傍的S就得意地說：「我昨天嗜了酒，藉點酒氣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說着還揮着他那緊握着的拳頭做勢，我們都不說話，覺得這恥辱該由我們男子分担的。幸好他並沒有說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麼可以呀」的話來，只是她的眼睛裏立刻就蘊滿盈盈的淚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這樣填滿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間，自己悄悄地走了，應

該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兩個男人的身上。可是他們，誰能爲她而真心慟哭呢？我想更深地記得她的，還該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當距離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滿紅的眼淚，滿紅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條路，把悲哀留給我們這些生存的人。我們并不只做無謂的哀傷，因爲我們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虛擲是可惜。他們的寶貴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虛擲了。

## 孫寒冰先生

將近二十天的日子都是空洞地，無着落地過去了，我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別人：我以為一切都不足憑信，我時時像還聽到他那樂天的，有活力的語音，或是眼前閃現來他半身倚在床上幽靜地抽着烟的樣子。就是在我寫着的時候，也彷彿聽見他的脚步走近我的窗下，然後一張臉露出來，笑着說：「還沒有睡，我們談談吧」。可是如今我的窗外原是一片田野，大雨的午夜，連遙遠的夜行人的燈火也不見。雨無盡地落着，有時像從天上傾倒下來似的，使我驚惕地想起來他輪臥着的那個小山坡，生怕雨水大了會沖下來，……但是運同而來的是那激憤的現實，是那悲傷的記憶，我的手都顫然軟下來了，頹然地丟開筆，呆呆地望着因風搖動的不停的火燄……

當我再提起筆來，是第二天的大清早，雨已經停了，玉蜀黍經過一夜的澆灌，在微風中愉快地搖着它們肥大的長葉，使我直憶起十五六年前的江南，那時我纔是一個大學生。說是大學生也勉強的，我原來是一個大學預科生。那個清早我很早地爬起來了，因為昨天的通告說英國文學的教授孫寒冰先生已經到校，今天就要上課的。搖過鈴的時候，果然他來了，他竟是那麼年青！（當時的教授都是年青的，他是顯得更年青些）到後來他和我說：「纔上課的時候我也慌的，有許多學生好遜比我的年紀還大，預備起功課來常常不到半小時就完了，沒有法子，只好就下課」。這話我也想也

許是指的其他課程，對於文學好像他的學識很博，雖然他沒有十分確定的見解，對於我們那些預科生，他引起我們莫大的驚喜和對於文學的興趣，甚至對本科的英文學課程也持着一種傲然的態度。我記得他選濟慈的夜鶯歌，盧騷的新哀綠綺思，杜斯退益夫斯基，托爾斯太，歌德和雪萊，可是他選王爾德的獄中記，還有世紀末的頹廢詩人道生的幾首詩。好像他還選過高爾基的「她的情人」。現在想起來當時他却從來沒有要我們讀那些空洞的只是賣弄文學技巧的作品。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實的情感和真實的故事。

當着上課的時節他時常是笑的，他的語言很清楚，但是他也窘過。那是當一次考試的時候，兩個不守規則的女學生就在他的面前進行她們的商討，他們的臉紅着，爽性一直望着窗外，那正是冬天，迎窗的只有一支沒有花也沒有葉的玉蘭。

做爲師生的關係之間，我可以說我們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的。見面的時候我們頗友好，可是我不會和他長談過，也從沒有到過他的家。但是在我大學時代少數我服膺的教授之中，他佔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當我離開大學的時候，後來，我們就相隔得極遠了，在空間的距離和精神上，也許那完全出于誤解或是他那永遠向着善良一面的天性，他的一些言論使我不能同意，就爲了他那和什麼樣的人都能相處，或是放大別人一星的善性掩蓋其餘的惡點的個性，就極容易地把自己陷入使別人不能了解的地步。那時候我們無從相見，我想如果能見得，我一定會向他剴切說明的。

離開上海六年之後我又回去了，人，在心境上和體質上都覺得踏入了中年的邊緣，一次，無意

中我們相見了，他還是年青的，和十年前一樣，而精神上也是極其愉快的，我們無言地熱烈地握着手，久久不釋，在這裏導原了不知怎麼樣就增厚起來的感情。我記得他還介紹我和文摘社同人相見，我只記清其中一位：賈開基先生。由於他那樣充滿了青春的力量，倒使自己頗為慚愧，人原來應該能擺脫一切使人的苦惱憂煩而從事工作的。

在上海的期間，先前我們的過從也并不密，有的時候偶而在茶店或書店相遇了，便談一些時。當時我住在朋友的家中，不便招待客人；自己的事情又極煩忙，也無法到別人的家中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他也很忙，朋友很多，方面又很廣；我是極不適宜於熱鬧的場面，所以我們相見的機會就極少了。

就在那個時候我起始代文摘選「每月創作推薦」，每次用電話通知；可是爲了避免麻煩起見，並沒有說明是由我推選的。

「七七」發生之後，上海的人在窒悶的空氣中生活着，徬徨，不安，許多事情又都停頓，終日焦灼着，「八一三」到了，天氣好像立刻開朗了，在極困難的條件下，艱苦地工作着。除去了過去的成見，大家合心努力。過後不久，我就聽到他病倒的消息。我記得我是和叔威一同去看他的，他安詳地睡在牀上，檢閱雜誌和報章，全不像病的樣子。問起來纔知道也許是傷寒，所以靜靜地等候病症的發作。說是靜靜地等候，那實在也是錯誤。因爲他的住處在西北區，相近蘇州河，槍砲的聲音是無時止息。他還是樂觀的，一面悠閒地抽着烟，一面談着關於戰爭的事。好像那時候文摘已經遷入內地了，他還要從雜誌上負責收集簡選翻譯的材料。

那時，他的朋友并不多，而且他極希望有人去看他；所以我就常時去了。

去看他的時節，他顯得瘦削了，嘴邊的微髭冒出來，（平時他極注意整容的）把嘴里的試溫表取出來就含着笑向我說：

「果然是傷寒，被我等上了」。

「你也真有耐性，像等客人似的等病」。

我也笑着回答，他還甚安靜地抽着烟，既不呻吟，也不唉聲嘆氣，正和我另外一個害傷寒的朋友相反。我不大多和他談話，到了他家里脫去外衣就在一張迎牀的舒適的椅子裏坐下。等到天將近黑了，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醒着，便和我道着再見；若是睡着我也不去驚醒他。

由於他那極端鎮靜的個性，兇烈的病症也不能打倒他，將近復原以後，他告訴我他要搬家了。他爲什麼搬家，他並沒有告訴我，可是從後來事實的推測，那完全是由於經濟的原因。

許多雜物賣去了，從極寬大的房屋遷到一間簡陋的前樓裏，好像排了四張床，以致房屋只有極小的空隙。可是他仍然是微笑着，病後顯得清癯的臉上，沒有一絲愁容。這個住處在成都路的一個小弄里，相近我時常要去的一個出版社，所以我時時到他那裏去。有時約他到外邊去喫茶。有一陣他的一個孩子病得很重，因爲無法隔離，幾個孩子都輪流地被傳染上了，當時我覺得那是極悲慘的。幸而他的孩子們都恢復健康。但是在那個住處，清潔和衛生都說不上的，那個樓梯異常暗黑，每次告辭的時候他一定開了電燈相送，廚房裏的油氣就會衝上來。

他像是比我早些離開上海，在香港我們匆匆地相遇，過後就是在廣州我們又相見，那正是三月

二十九日之後，在「黃花園」演出後的一個座談會上。他來得很遲，退得又早；可是不久我們又見到了。在廣州，我是從編輯一直做到送貨員，又加上整天的警報，人實在是分不開身。記得有一次黃昏到他的住處霞飛坊去，他沒有在，我看了看房子，覺得很滿意，想着不久我們也住過來。

沒有多少天之後，敵機在廣州市區投彈，一面自己坐在樓下等候自己的命運，一面也在關心相熟的人們。還沒有解除警報，我們已經知道了他所住的地帶中彈。我趕着到黎明書店去問，纔知道他的住處直接被炸，可是他纔在十五分鐘以前到中大大去上課。這時我的心纔放下來，正告辭，就看見他走進來了，他的臉異常地紅漲着，我們握手之後就沉默地對坐，過後他就匆匆忙忙吩咐了幾句，他的朋友用汽車來接他，我們一同走出來。

只是一天或兩天之後在愛羣酒店看到他，他的精神就恢復了。還是笑着，不過提起死去的朋友他黯然地說。

「她前天還說起想和你們認識，我和她說我和你們都認識，哪一天在家裏預備兩樣菜請你們來談談，沒有想到——」

他說不下去了，把頭低下去。

他不悲觀也不做空洞的樂觀論調，只是場實地努力自己的工作，我記得有一次他也和香港一家書店爲了銷售問題爭吵起來，他平時不急燥的，這次總是爲了文化商人過分的剝削和文摘的推廣前途不能再忍耐了，像這樣的事，在廣州和香港我們時常發生的，因爲我們那時既是作者又是記帳員，還是送貨的小夥計。



我比他早些離開南中國，走了一節悠長艱苦的旅途之後到了重慶，廣州失陷的消息也立刻被我知道。當我離開的時候，計劃着不久還可以回去；可是事實上我只得停留在這個崎嶇的山城，過着不愉快的日子。

被我到母校來教書是頗使自己慚愧的，因為我既沒有說話的才能，更沒有一點經驗，而且在個人的品德和工作的熱心上也不足為青年人的模範，但是終於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了，其中一個頗主要的理由，就是能和許多相熟的人再見，重溫十多年前的生活。

最初，却是頗使我失望的，因為在茶園壩，每去教書一小時，要坐兩小時的車，而且那邊我簡直沒有相識的人。也沒有人認識我，除開一些同學和那個看門的工友，後來我找到一條路，可以從那邊翻到兩路口，於是在重慶村我可以看到九姑（她是我纔認識的朋友，可是我們很快地像極熟的朋友一樣，）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可以看到石。過不久之後我就在重慶村看到他，他是從香港來的，懷着希奇的心緒我們握手了，這是誰也想不到的，在迢迢的萬千里之外，我們又相見了。

下一個學期我也來到黃桷樹，被安頓在王家花園的一間小小的招待室裏。那時候幾乎是時常在一起的，我看出來，他把莫大的信心托付給青年人，他愛他們，即使有些不宜的言行他就盡力地勸導，而且把好的一方面極力擴大，他用真心去對待他們，有一次他告訴我一個學生始終不被他感動，仍然用不忠實的態度對待他，他說：「我實在不能再和她說下去了，因為我，我簡直要忍不住我的淚」。

但是愛他也憶念他的學生還是極多的，他們接受他的指導聽從他的話。他用極自然誠懇的態度

和同人相處，幾乎沒有人和他不好的。他從來不說別人的壞話，要是有的話我只聽見他說過兩次，都是一個人，由於那個人不檢的行爲他憤憤地說他下流，遇到一些糾紛和不如意的事發生了，他就認爲都是生活得不好，所以每個人的脾氣都變得不好了。

他可說是那麼溫和的，不大多說話；可是到了晚間我們就爽快地談着。在劍嵐的面前他顯得頑皮些，完全像對一個長兄那樣，尤其是他有什麼不舒適，劍嵐爲他處方，於是他一時抱怨藥太苦了，一時又笑着抱怨醫道不靈。他簡直是孩子一樣地說着笑着，夜深時也許我們打開大門栓到醞糟店去喫一碗，就是下着大雨的時候，也冒雨去過。

每次我要走到自己的房裏的時候他總要說：「再坐一刻鐘吧，」我想也許他極不適宜刻板的行政事務，他不歡喜穿起制服來，他也不願意用堂皇的語句來欺騙年青人。（這我想是使他的心十分痛苦的）我曾經看見過在陪着視察老爺的時候他那莫可奈何的笑臉，可是當着他在九姑，友三，劍嵐這些人之間，他真是快活再高興也沒有的了。那時候大家無忌憚地談着，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說一些笑話，講一點有趣的故事，有時是在警報的夜中，看不見人，除開抽烟的人一張模糊的臉的輪廓，可是高的低的笑音起在這裏那裏，整個房子好像微微地在搖動了。

他那過分大度的寬容有時使別人都覺得難過，有的人用卑劣的手段利用他，有的人有着與生俱來的無恥；他仍然對他們很好的，有時還爲他們拔出解釋來。其實在他的心中比別人也許還看得清楚，可是他不说，或許希冀着他們能自覺地向着善的一面吧。

這一次來，他的性情好像有些變更，他更高興些，在初熟的朋友面前；他也極沉默着，尤其是

對於青年人那一面。也許他有什麼顧忌，他的胆子小了些，像是更深一步，感覺到人生的路是難走的吧。有一次他，劍嵐和我一齊過江到對岸去，那時我的孩子纔下生沒有幾天，他已經幾次和我說看我很高興似的，在江上他又說：「人生原來有三件大事：結婚，生孩子，再有就是死了。我們已經完成了兩件，不知道什麼時候完成第三件」。當時劍嵐就說：「這話太不吉利，我們不要過江了」。可是那天終於過去了，還有警報，我們泰然地在朋友的房裏談笑着。

那一天的上午我在電話室裏還看見他，露着不快活的樣子，問起來纔知道因為復旦中學被炸，跟着警報聲音就起來了。在第三次敵機經過的時候他還站在王家花園後山上用遠望鏡瞭望，誰知道爲什麼他又走下去，誰知道他又爲什麼當着聽到炸彈落下的時候他不伏在地上。假使我不抱了纔生一月的嬰兒，我會和他同走或同在的，即使同樣的險境，我也能提醒他；那時我只能和他說最後的一句話，催他立刻離開，我記得他答應了就來的，沒有想到他就這樣地倒下了，他的眼睛半開着，不過再也看不見這個世界和人類了。可是在生存者的記憶中，他是生動地活着，正如同二十幾天前一樣。

誰說只有悲傷的眼淚和無用的嘆息是我們全部的哀悼，只用愁苦的眼相望着有什麼用呢？讓眼淚暢快地流過之後就不再滴了，使他活在我們許多人的心上吧，那樣他所遭遇的並不是死亡，而是無涯的永生。

集 小 樹 鳥

# 靳以主編

鳥樹小集 (散文)

靳以著

人世百圖 (雜文)

蘇麟著

德意志

(詩)

海沚原著

冬天的童話

(詩)

周學普譯

奴城傳奇 (劇本)

令孤令德著

紅

燈 (詩)

李滿紅著

大風暴 (小說)

何陽著

十月中旬起陸續出版

國民出版社印行

文藝叢書

# 鳥樹小集

全一册實價國幣九元

著作者 靳以

南平畫錦坊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南平明遠路

印刷者 劍津印刷廠

南平中正路

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027B

